

繁殖性能外，其餘的絕技都被巧奪心思的人工包裝給遮蔽得失去真面目。為了要找回禮物的原形和特質，目前世界各國的畜產專家，無不使出混身解數，想用“基因轉置”的方法，把人工整合過的痕跡抹掉。

說起來很有趣，掀起這波世界保種浪潮的主角竟然是一胎可生16到20頭的中國豬，特別受到法國專家的垂青。“因為目前畜產專家有些已遇到經濟性能改良的瓶頸，再說渴望

抗病性育種的意念也很強烈，所以世界各國對本地種的原畜禽開始重視。”戴所長如是說。在台灣目前從事保種的桃園豬就是中國豬的一種。

以往保有土種畜禽就是世代代養牠們，而現在由於基因工程科技的進步，使保種有嶄新面貌，諸如冷凍精液、冷凍胚、借腹生子等，這些新科技可以在很小的空間和較少的經費負擔下，長時期的保存種原。

每年花費800到1000萬元經費的國家級保種計畫到民國80年就進入第4年了，將來還要不要繼續做下去呢？曾任畜產試驗所所長5年餘，保種計畫也是在他任內開始的農委會畜牧處處長池雙慶博士說：“保種工作是世界潮流，台灣的經濟力量足以維持這項計畫，當然是要繼續做下去，因為保種不但是自然生態保育，也能注意到生活環境維護和生態平衡問題。”



新婚之旅抓豬記

——戴謙博士當年的一段趣事

話說民國60年初，國立台灣大學畜牧系的李登元和宋永義教授有心研究迷你豬，但在台灣本島找不到理想品種，當時耳聞日本有意收購蘭嶼迷你豬作醫學試驗用，於是就和當時尚在台大研究所唸書的戴

謙（目前已是台灣省畜產試驗所所長）一齊到蘭嶼抓迷你豬。那年是民國63年。

當他們三人千里迢迢趕到孤懸在太平洋的蘭嶼島時，眼看到處是迷你豬，心中難免“見獵心喜”，於是興緻勃勃的

找豬買豬。

當他們決意要買豬的時候，才發現麻煩可大了，原來雅美族人是不賣豬的，他們迷信豬若被外人買走，好種就沒有了，這種深根蒂固的迷信真叫

人急得跳脚，就在大夥原住民異口同聲不肯賣的時候，獲有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學位的宋永義教授，靈機一動去找老村長聊天，他用流利的日語，把村長過去曾被日本天皇派去馬來西亞打戰的英勇事蹟都鈎引出來？這位老村長心情大爽，於

公司的，別館自己發電的是晚上11點到10點，於是三人忙在停電以前借到雞籠，把豬安頓好才去睡覺。

可是，隔天起床三人很訝異的是“豬不見了！”於是大家牙也不刷臉也不洗的分頭去找，還向警察派出所報了案，

嶼鄉公所的獸醫人員共同協助購豬，這回原住民賣豬，不要香煙也不要米酒了，他們要“以豬換豬”，這比香煙米酒還傷腦筋，仍然在一番交涉下，雅美族人才勉強以每頭1500元交貨，共買了5頭，然後通知台大派人到台東場來抓。

台大畜牧系接獲運豬通知後，李教授與宋教授特意派研究室的助教劉瑞珍女士率領當年還是學生的戴謙前往抓豬。原本教授們希望讓這對剛結婚不久的窮學生夫婦能順道有個“新婚之旅”。行程安排是由台東搭火車到花蓮後改搭花蓮輪返回台北，以便在抓豬之餘能順道流覽東部海岸的美景。

從台東搭火車到花蓮的這段路上，火車列車長執意豬要關在廁所裡，而且還要買票，那時候還是學生的戴謙夫婦，只好自掏腰包給豬買車票，而且常跑去廁所探頭探腦的看那些豬，唯恐牠們那裡不舒服。

就在他們好不容易到了花蓮準備要去搭花蓮輪時，忽然發現5頭豬裡最大的那一頭竟然悶死了，這下子可把這對小夫妻嚇壞了，於是兩人就把悶死的豬交給路旁攤賣檳榔的歐巴桑處理，決定再自掏腰包帶着4隻豬改搭飛機以免4隻小豬再生意外。一番折騰之下，終於回到台北。

到了台北天色已經暗了，不能把豬送到學校豬舍裡怎麼辦呢？於是就把這4隻豬安頓在岳母家浴室裡面，第2天才送到學校去。當他們好不容易完成任務後，發現最困難的部分是不知如何向教授說明死掉一隻豬的事實。至今戴所長還記得那種難以啓齒的痛苦哩。



畜試所所長戴謙與豬結緣很深(溫秀嬌／攝)

是勉強“看在天皇的面子”上賣了一隻公豬給他們。

在付錢的時候又有麻煩了，原來老村長不要那壹仟元的新台幣，因為紙幣對他而言沒什麼用處，村長要的是米酒和新樂園香煙，而他們三人身上那有這些東西呢？李教授口袋裡雖有長壽香煙，但自己要抽也不能給他呀！於是又經一番口舌才把事情給擺平，仍以付錢解決。

當他們如獲至寶的買到豬後，就合力把豬帶到投宿的蘭嶼別館，那時蘭嶼是沒有電力

於是警察主管也跟着找，就在一家大人和小孩看到警察就躲起的家中找到這頭寶貝似的迷你豬。為了不想再出什麼狀況，師生三人就決定買這頭豬就好，於是趕緊打道回府。這隻豬不久就被小心呵護的運送到台灣大學畜牧系去，這是第一次抓豬的情形。

只有一隻公豬怎能延續香火呢？於是李教授和宋教授就向國科會提計畫申請經費準備再去買豬，這回買豬可是學乖了，先拜託畜試所台東繁殖場當時的場長施義章，請他與蘭